

二分之一的梦

2013年HSY录制期间，某人弄丢了护照没办法回台，加上节目录制流程太赶，2周没回家，有人急不可耐的赶来监工，哪知道见面之后有人太累加上晚餐和小王聊得过于兴奋开心，喝掉三倍百利甜酒后就一醉不醒.....

来监工的包工头只好一个人预备洗洗睡，没想到还是管不住自己，算是做了一些某人醒过来会觉得过分的事。

So一半想象一半实操吧~

灯光幽暗的空间里，线条繁复的石膏线以美丽的姿态嵌在墙上，高级大理石地板反射出微弱的灯光，映照出豪华大床上柔软的羽绒被，边缘有隐秘和精致的花纹，暗金色的流苏顺着床沿滑下，四周的床帐松松挽起，露出陷在床上的人。

房间的另一边，木质屏风隐隐绰绰隐藏住一池温泉，温和浅金的流水从古朴雕琢的石洞中缓缓泄出，划过一头乌黑的湿发，和宛如融化的阳光一般的浅麦色皮肤，在水中休憩的歌手眉目低垂，敛下一片深邃黝黑的眼睛，鼻梁高挺得欧洲族民，可脸部轮廓又是典型的亚洲人。

他拿起就被品味着猩红色的酒液，思绪却悄悄越过屏风，肆无忌惮的联想着床上昏睡的人。

思绪慢慢开始变得往禁断的境地滑去，唔，好久没见到他了，算算居然已经快2周了，他忿忿地想，一个乌龙事件让他被关在这座城市里没法出境，他只好推掉所有工作赶来见他。

抓到你了。

他想他，想到一周前只能在电视里见他展露笑颜，还被同场工作的同行过度热情的揽住后背.....他无法抑制的想他。

他想着他挺翘小巧的唇，乌黑圆咕噜的眼睛，漂亮又稚气的脸庞，柔韧的腰肢，幼嫩的胳膊和手指，细长笔直的小腿.....从打着旋的发尖儿到浅透明色的指甲盖，都承溢了他疯狂的爱欲和幻想。

他想舔他的眼睑，蹂躏那张形状优美的红唇，吻得他喘不过气，咽不下口水，被逼的哭着叫“不可以弄哪里”，但他偏要弄，弄得他乱七八糟的融化掉。

他想含着他的可爱的耳垂，舔着耳廓，舌头伸进耳蜗里，留下湿漉漉的痕迹和暧昧粘稠的水声，然后他会敏感地浑身发抖，还会叫得不成样子，也会眼尾发红，双手软得不像话，他用舌头在他耳蜗里模仿进入时的动作私戳时，他承受不了用力推他的样子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纯白色猫咪，而这并不会引发他现任主人的心软，反而叫有人折磨他的人更加想恶劣的逗弄和欺负。

然后他会咬着他细白的脖颈，舔吮他细腻白净的脖子，男性本应有的第二性征——喉结的位置，他那里平坦的一览无余，这时候身下的人会不耐的扭动，他不肯承认他自己在被舔的时候也有感觉，他会羞耻地用手掩住脸。

而他就可以顺势去咬他最喜欢他的身体部位之一——修长细巧、骨节分明的手指。他会一根一根的整根含进去，用力地吮吸，直到连他的手指都染上象征情欲的粉色。

他会用牙齿或者用手去慢条斯理地解开他的衣袍，像是拆开一件想了很久很久的礼物——想得心脏都被期待被渴望浸得松软膨胀、皮囊里装不下的热流在往外既快又慢地渗。

他爱穿各种样式简单的棉质上衣，或者是各色布料舒适的小衬衫，他喜欢他保守的本性，那意味着他不会有太多不被衣衫盖住的部分被其他人窥视，但想到所有电视前面的观众包括现场的同行，仍然可以对他秀气的白色腕子和脖颈一览无余时，他又时常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恶感。

他不喜欢任何人欣赏到只属于他的风景。

他会故意只解开一半的衣袍，这时就可以一边揉着两边鲜艳娇嫩的红蕊，一边凑到他耳边说：想我吗？这样舒服吗？我也可以用嘴巴……但他的手也可以继续往下游荡，尽情在柔韧青涩的躯体上掐、摸，用唇齿尽情品尝，留下一串湿漉漉的痕迹。

他还会用手握住那根笔挺秀气的性器，他连那里都是好看的，干干净净，还是淡粉的颜色，他稍稍粗鲁的一揉，未经人事的人就会将爱液精华全部交在他手里，抬眸，便能见到一只刚刚高潮的呆滞爱人。

乌黑的眼眸泛着水汽，眼尾眉梢皆是不自知的媚色风情，附在骨上的每一寸皮肉都吸饱了情色的意味，湿淋淋白晃晃得感人的眼。

他会主人便低笑着凑上去吻他，沾满白浊的手从鼠蹊滑过，没入股间，拨弄着隐秘后穴的细小褶皱。

他习惯先弄他的后穴，只为他绽放的隐秘花园当然要留到最后。

不去顾及他无力的挣扎，自顾自地做好扩张，那里已经松软，湿得开始往外冒水啦，细密的空虚升起，他比身体的主人更了解这具身体，便握着早就硬得爆炸的粗大性器往里撞去。

比他小两圈还多的爱人被他捞着身子，背跪在床上喘着气乖乖地吞他进去，他一定会疼，但他的表情更多的是茫然，害羞和无措，骨肉匀停的幼嫩身体打着颤，既想缩到他怀里，又想着逃离他的掌控。

真是一个矛盾的生物体。

他眼睛亮得可怕，盯着怀里的人，巨大的满足感包裹了他，随之而来的又是空虚和不足——他还想，还想要更多更多的.....

待他感觉都舒适一点了，挺翘臀部里渗出来的水更多了，润滑加倍，他便开始继续耸动起来，一开始是慢而温柔的，热度随摩擦集聚，烧得他心跳快的想要蹦出来，动作也越发粗鲁野蛮，顶得人直往上拱。他摸他胸口的粉红蓓蕾，裹着乳肉用力地揉，在用力顶入深处的时候用力咬他汗湿的后颈，想要逼出那人越发抑制不住的呻吟.....

哗啦一声，溅起小小的水花，酒红色的液体沉浮几下，缓缓融入淡金的水中。他沉着一张俊脸，没有理会沉入水池的高脚杯，披上浴衣，步入房间的另一半，撩起帐帘坐在床侧。

他还昏睡着，安静地发出规律的呼吸声，手指头抓着被子，看起来有些寂寞又有些可怜，他不由自主伸出手摩挲他惨白的脸侧，目光晦涩。

他的偶像和爱人认识他之后，少有的几次喝醉；贴身经历过他才知道，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不会醒。

他叹息了一声，俯视着身下的身躯，冰白的身体上满是他落地之后留下的爱痕，手腕上还留着被被他用力抓握过的红痕。

那人闭着眼，安静地睡着。

他俯下身亲吻他的唇，在入睡前被蹂躏得红肿的翘唇还是那么甘甜，让他情不自禁地撬开他的牙关，继续在他口中四处侵略。

修长的手掌抚上他的脸，触到藏在碎发下的耳朵，耳垂背后藏着他的高敏区域，沉睡的人便溢出了一声呻吟，脸上也终于染上了粉色的红晕。他偏头去舔咬小巧的耳垂，唇间的温度逐渐地升高，他没有办法像醒着时一样用力扭头躲开，只是乖顺地承受着，唇间溢出的甜蜜的酒精气息，带着宛如仙乐的密密喘息声。

他顺着他的瘦薄的前胸再到小腹，再渐渐抚摸到腿间——那块对他来说过于危险的区域，那处已经开始泌出甜美的汁液。

睡着的人，在梦中并未像平时一样极力用意志力去压抑自己的反应，反而能够在他的动作撩拨下坦率的表露出欲望。

他抬起他细白的左腿，在膝弯落下吻了吻，然后在遍布红紫吻痕的大腿内侧啃噬。分开的双腿间，靡红的花瓣悄悄张开，漏出掺杂着白浊的液体。

在他还醒着的时候，不顾他的挣扎和哭叫射进去的。

手指熟练地探入穴口，里面的穴壁柔软湿热。他眯起了眼，他们结为夫妻已经很多年了，他对这具身体会出现的反应再熟悉不过了，只消勾起手指在里面抽动几下，被他紧握住的脚踝便因快感而无知觉地颤抖起来，蜜液顺着手指的动作被引出来，淅淅沥沥地顺着臀缝往下流。

手掌下的皮肤逐渐有了和他一样的温度。

他看着睡着的他，眉头像不舒服一样的微微皱着，头略微偏着埋在被子里，眼尾深处莹莹的泪液，分开的嘴唇间溢出了开始变重的喘息声，脸颊都染上了樱花一样的粉色。

“我好想你……”

他低头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他知道他此刻还是在昏沉的睡梦中，他只是想对他说这句话。

似乎是他的呼吸打在了敏感的耳尖，被手指的逗弄的花芯溢出一股水液，他将手指抽出，分开遍布爱痕的双腿，湿透的花瓣间，专属于他的秘密花园再次对开放了进入许可。

他俯下身亲吻他湿润的眼角，在性器贯穿身下的身躯时，低声地在他耳边倾诉：

“我爱你。”

用力的戳入的动作配合着极尽温柔的话语，睡着的他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呢喃着说着“不……”

话音未落，他连忙堵住他微启的唇，低垂下眼，弓起腰在他体内肆虐。

即使是梦话，他也不想听到他拒绝的任何话。

就算他明白他的拒绝也只是极度害羞所致，毕竟他决心在他身上施加的爱与欲，他从未真正拒绝过。

他的身体不自觉地扭动起来，眼睛仍然紧闭，睫毛剧烈抖动，似迎合又像是挣扎，但四肢被完全禁锢住，整个都细小的身躯都被他覆盖在身下。

被碾得烂熟的花芯内壁紧绞着他的粗大，开始泌出淫靡的水液，才被推上高潮的身体又被他带着再一次强制高潮。他的精神在沉睡世界沉沦，可躯体和感受快感的神经元却被欲望抛起又落下，只能被迫随着他的动作给出剧烈的反应，身下的床单被蔓延开的爱液沾湿……他好香，不止是泌出的爱液，原先被含在里面的精液也被他用力抽插的性器挤了出来，白浊和着透明的爱液从穴口溢出。

暧昧的气味在房间里扩散开，刺激着交缠的躯体，他圈起他的大腿挂在自己用力俯冲的腰上，强迫他整个人最大程度的打开被他进入。

随着动作，他仍然俯在他耳边，每用力让他承受一次冲刺，他就说一声“我爱你”。

即使是昏睡中对他做这种事，他还是尽力让他也感受到快感。大手揉捏着软糯平摊胸乳，将红得刺眼的乳尖夹在指间揉弄。下身还不断调整着角度碾过让次次都能成功让他全身软下来的敏感点，在被他探索得无比熟悉的小穴中掏出一股股蜜液。

怀里的人发出陆陆续续的呻吟声，因为声带被过度激发使用，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嘶哑，像是在哭泣一般，腰还在不老实地扭动，像是在追求着更多的快感。

他居然也在渴求着他。

他用力再次抱紧了他窄小的肩膀，用力把他的脸往自己胸口埋着，粗喘着挺腰顶入小巧的子宫，水液再一次喷溅而出，将两人的结合处弄得滑腻，如果不是他牢牢抱住他的腰，睡着的人早就会因为无法维持这个姿势而瘫软下来。

他偏头舔吻他的耳垂，在他紧致的体内发泄了出来，精液灌入被内射过无数次的子宫，在他终于释放过后将性器抽出时，还是会有大股的蜜液从颤抖的穴口漏出来，淅淅沥沥地洒在两人交合的皮肤上，怎么都堵不住。

他简直像一直漏了水的小船，他则变成了大海，托着他上下起伏。

他有些恐惧地抱住他不断颤抖的身体，褪去了情欲的身体还是逐渐在他怀里降温，变回了平时微凉的温度。

无论他怎么紧拥，还是有一种他没办法被他真正捂热的感觉，他开始怀疑距离才是他们之间的始作俑者。

正是因为他昏昏沉睡，他才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表达着自己的恐惧，用原始的身体来爱他爱得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更爱的人。

他吻上他的唇，一颗眼泪从他们相接的唇部分散成两粒露珠，被他们分别咽下。

“对不起。”

庾澄庆是一位只要是喝了酒睡着就很难醒来的人，但只是很难醒来，并不是完全意识无法清醒。

他自己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在半夜迷迷糊糊的醒来，身体被粗大滚烫的性器贯穿，胸乳被搓揉舔弄直到难受得挺起，男人的喘息响在耳边。

他一遍一遍的对自己说着我爱你。

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只能继续闭上眼，假装这只是一场梦境。

害怕，害怕会满足不了他，害怕是他让他这么寂寞，他们很久没有分开这么些天了。

他只能任由呻吟从口中溢出，羞耻的感到身下的床单被不断浸润，湿透.....被动的在他的动作下迎接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直到精液被灌入子宫，没有任何准备的.....冰凉的眼泪滴在脸上，随后是一个咸味的吻。

他在他听不见的地方叹息，也许自己又会开始准备休假了，也许也到了休一个长假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

他不想听到这句话，更不应该由他说。

当做是一场梦罢，梦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

所以今夜的他依然会继续沉睡下去；

直到明天在他怀里再次醒来。

END.